

文 學 叢 刊

囚 綠 記

陸 蠡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12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囚綠記

這是去年夏間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裏。我佔據着高廣不過一丈的小房間，磚鋪的潮濕的地面，紙糊的牆壁和天花板，兩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靈巧的紙捲簾。這在南方是少見的。

窗是朝東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五點鐘左右太陽便照進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線射個滿室，直到十一點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熱。這公寓裏還有幾間空房子，我原有選擇的自由，但我終於選定了這朝東房間，我懷着喜悅而滿足的心情佔有它，那是有一個小小理由。

這房間靠南的牆壁上，有一個小圓窗，直徑一尺左右。窗是圓的，却嵌着一塊六

角形的玻璃，並且左下角是打碎了，留下一個大孔隙，手可以隨意伸進伸出。圓窗外面長着常春藤。當太陽照過它繁密的枝葉，透到我房裏來的時候，便有一片綠影。我便是歡喜這片綠影才選定這房間的。當公寓裏的伙計替我提了隨身小提箱，領我到這房間來的時候，我瞥見這綠影，感覺到一種喜悅，便毫不猶疑地決定下來，這樣了截爽直使公寓裏伙計都驚奇了。

綠色是多寶貴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樂。我懷念着綠色把我的心等焦了。我歡喜看水白，我歡喜看草綠。我疲累於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黃漠的平原，我懷念着綠色，如同涸轍的魚盼等着雨水！我急不暇擇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綠也視同至寶。當我在這小房中安頓下來，我移徙小檯子到圓窗下，讓我的面朝牆壁和小窗。門雖是常開着，可沒人來打擾我，因為在這古城，我是孤獨而陌生。但我並不感到孤獨。我忘記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許多不快的記憶。我望着這小圓洞，綠葉和我對話。我了解自然無聲的語言，正如它了解我的語言一樣。

我快活地坐在我的窗前。度過了一個月，兩個月，我留戀於這片綠色。我開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見綠洲的歡喜，我開始了解航海的冒險家望見海面飄來花草的莖葉的歡喜。人是在自然中生長的，綠是自然的顏色。

我天天望着窗口常春藤的生長。看它怎樣伸開柔軟的卷鬚，攀住一根綠引它的繩索，或一莖枯枝；看它怎樣舒開摺疊着的嫩葉，漸漸變青，漸漸變老；我細細觀賞它纖細的脈絡，嫩芽，我以偃苗助長的心情，巴不得它長得快，長得茂綠。下雨的時候，我愛它淅瀝的聲音，婆婆的擺舞。

忽然有一種自私的念頭觸動了我。我從破碎的窗口伸出手去，把兩枝漿液豐富的柔條牽進我的屋子裏來，教它伸長到我的書案上，讓綠色和我更接近，更親密。我拿綠色來裝飾我這簡陋的房間，裝飾我過於抑鬱的心情。我要借綠色來比喻蔥蘢的愛和幸福，我要借綠色來比喻猗郁的年華。我囚住這綠色如同幽囚一隻小鳥，要它爲我作無聲的歌唱。

綠的枝條懸垂在我的案前了。它依舊伸長，依舊攀緣，依舊舒放，並且比在外邊長得更快。我好像發現了一種『生的歡喜』，超過了任何種的喜悅。從前我有個時候，住在鄉間的一所草屋裏，地面是新鋪的泥土，未除淨的草根在我的床下茁出嫩綠的芽苗，蕈菌在地角上生長，我不忍加以剪除。後來一個友人一邊說一邊笑，替我拔去這些野草，我心裏還引爲可惜，倒怪他多事似的。

可是每在天早晨，我起來觀看這被幽囚的『綠友』時，它的尖端總朝着窗外的方向。甚至於一枚細葉，一莖捲鬚，都朝原來的方向。植物是多固執啊！它不了解我對它的愛撫，我對它的善意。我爲了這永遠向着陽光生長的植物不快，因爲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繫住它，仍舊讓柔弱的枝葉垂在我的案前。

它漸漸失去了青蒼的顏色，變成柔綠，變成嫩黃；枝條變成細瘦，變成嬌弱，好像病了的孩子。我漸漸不能原諒我自己的過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鎖到暗黑的室內；我漸漸爲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魔



念在我心中生長了。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去的。我計算着我的歸期，計算這『綠囚』出牢的日子。在我離開的時候，便是它恢復自由的時候。

蘆溝橋事件發生了。擔心我的朋友電催我趕速南歸。我不得不變更我的計劃，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連於烽烟四逼中的舊都，火車已經斷了數天，我每日須得留心開車的消息。終於在一天早晨候到了。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於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黃的枝葉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向它致誠意的祝福，願它繁茂蒼綠。

離開北平一年了。我懷念着我的圓窗和綠友。有一天，得重和它們見面的時候，會和我面生麼？

## 光陰

我曾經想過，如若人們開始愛惜光陰，那末他的生命的積儲是有一部分耗蝕的了。年青人往往不知珍惜光陰。猶如擁資鉅萬的富家子，他可以任意揮霍他的錢財，等到黃金垂盡便吝嗇起來，而懊悔從前的浪費了。

我平素不大喜愛錶和鐘這一類東西。它金屬的利齒瑟瑟地將光陰嚙食，而金屬的手復的的答答地將時間一分一秒地數給我。當我還有豐餘的生命留在後面，在時光的賬頁上我還有可觀的儲存，我會像一個守財虜，斤斤計較寸金和寸陰的市價麼？偶然我抬頭望到壁上的日曆，那種紅字和黑字相間的紙頁把光陰劃分成今天和明天。誰說動物中人是聰明的？他們把連續的時間分成均勻的章節，費許多精神去較量它們的短長。最初他們用粗拙的工具刻劃在樹皮上代表晝夜，

現在的人們則將日子印在沒有重量的紙條上，每逢揭下一張來，便不禁想：『啊！又過了一天！』

怎樣我會起了這些古怪的念頭呢？是最近的一個秋日的傍晚，我在近郊散步，我迎着蒼黃的落日走過去，復背着它的光輝走回來，足踩着自己的影子。『我是牽着我的思想在散步，』我對自己說。『我是踪躡着我的影子，看我趕不趕得過它？』我一面走一面自語。『我在看我自己影子的生長，看它愈長愈快，愈快愈長，』我獨語。總之，我是在散步罷了。我攜着我的思想一同散步。它是羞怯得畏見陽光，老躲在我的影子裏。使得我和它談話，不得不徧過頭去，偻偻着身子，正如一個高大的男子低頭和身邊的女子說話，是那麼輕聲地，絮絮地。

我們走着走着，不知從那裏來的一枚樹葉，飄墜在我們的腳前。那樣輕，怕跌碎的樣子。要不是四週是那麼靜寂，我準不會注意。但我注意到了，我撿了起來。我試想分辨它是什麼樹葉？梧桐的，楓槭的，還是樺櫟的？但我恍若看到這不是一張樹葉，分

明是一張日曆，一張被不可見的手扯下來的日曆。這上面寫着的是一個無形的字：  
『秋。』

『秋，』我微喟一聲。

『秋，』我的思想躲在我的影子裏和答我。

我感到有點遲暮了。好像這個字代表一段逝去的光陰。

『逝去的光陰，』我的思想如刁鑽的精靈，摸着了我的心思。

『光……陰，』這兩個平聲的沒有低昂的字眼，在我的耳邊震響。

光陰要逝去麼？却藉落葉通知我。我豈不會擁有過大量的光陰，這年青人唯一的財產，一如富賈之子擁有巨貲。我會是光陰富有者。同時我也想起了兩個惜陰的人。

正是這樣秋暖的日子，在很早很早以前。家門前的禾場上排列着一行行的穀簾，在陽光下曝晒着田裏新收割來的穀粒。芙蓉花盛開着。我坐在它的蔭下，坐在一

隻竹籬裏面，——我的身子還裝不滿一竹籬——我玩着穀堆裏捉來的蚱蜢螳螂和甲蟲，我玩着玩着，無意識地玩去我的光陰。祖父是愛惜光陰的。他忽忽出去，忽忽回來，復忽忽出去，不肯有一刻休息。但是他珍惜也沒有用，他僅有不多的光陰。等到他在一個悄然的夜晚，撇下我們而去時，我還不懂他爲什麼要離開我們，原來他把光陰用盡了。

還是在不多年以前，父親寫信給我說：『你現在長大了，應該知道光陰的可貴。聽說你在學校裏專愛玩，功課也不用功……』父親也珍惜起光陰來了。大概他開始憂光陰之窮匱，遂於無意中把憂心吐露給我。在當時我不是能領會的。我仍是嫌光陰過得太慢。『今天是星期一呢！』便要發愁。『什麼時候是聖誕節呢？』雖則我並不喜歡這異邦的節日。『怎樣還不放假呢？』我在打算怎樣過那些佳美的日子。光陰是推移得太慢了，像跛脚的鴨子。於是我用歡笑去譟逐它，把它趕得快些。正如執筆的孩子驅着鴨羣，唢哨起快活的聲音促緊不善於行的水禽的脚步，我會用歡

笑驅趕我的光陰。

『你會用歡笑驅趕你的光陰。』我的思想像「回聲」的化身，複述我的話。

但是很久不那麼做了。竟有一次我坐在房裏整半天不出去。我伏在案前，目視着陽光從桌面的一端移到另一端。我用一根尺，一只錶，來計算陽光的足在我的桌面移動的速度，我觀察了計算了好久。驀然有一種感觸浮起在我的胸際，我爲什麼幹這玩意兒呢？我看見了多少次陽光從我的桌面爬過？我有多少次看見陽光從我的窗口探入，復悄悄地退出。我慣用雙手交握成各種樣式，遮斷它的光線，把影子投在粉壁上，做出種種動物的形狀，如一頭羊，一隻螃蟹，一只兔；或則喝一口水，朝陽光噴去，令微細的水滴把光線散成彩虹的顏色。何時使我的心變成沉重，像吝嗇的老人計數他的金錢，我也在計算光陰的速度呢？我會譏笑惜陰人之不智，終也讓別人來譏笑自身麼？

『你也在計算光陰的速度了。』我的思想像喜災樂禍似的，揶揄我。

真的，我在計算光陰的速度了。我想到光陰速度的相對性，得到這樣的結論：感覺上的光陰的速度是年齡的函數。我試在一張白紙上列出如下的方程式：『光陰的速度等於年齡的正切的微分。』當年齡從零歲開始，進入無知的童年，感覺上的光陰速度是極微渺的。等到年齡的角度隨歲月轉過了半個象限（我暫將不滿百的人生比作一個象限，半個象限是四十五歲了），正切線的變化便非常迅速。光陰流逝的感覺便有似白駒，似飛矢，瞬息千里了。我想了又想，漸漸陷入了一個不能自拔的思索的窠裏。想到我自己，在人生的象限上轉過了幾度呢？猶如作繭自縛，我自己衍出方程式而復把自己嵌在這式子裏面，我悲哀了。

『你自己衍出方程式而復把自己嵌在裏面。』思想嚶然回答，已無尖酸的口吻。

但是我無法改正這方程式，這差不多是正確的。在我的智識範圍內不能發現它的錯誤。啊，悲哀的來源，我想把這公式從我的腦筋中擦去，已是不可能。正如我剛

纔檢起來的樹葉，無法把它裝回原來的枝上。我重新諦視這片葉，上面仍依稀顯現着無形的字：「秋。」

另一天，從另一枝柯上，會有不可見的手扯下另一片樹葉——是一張日曆——那上面寫的應該是另一個字，「冬！」

「冬，」我的思想似乎失去了回答的氣力。

「秋，……冬，」又是兩個沒有低昂的平聲的字眼，像一滴涼水滴進我的心胸，使我有點寒意。我不能再散步了，我攜着我的思想走回家，正如那西洋婦人攜着她的狗，施施歸去。此後我就想起：如若人們開始愛惜光陰，那末他的生命的積儲是有一部份耗蝕的了。



## 池影

我來這池塘邊畔了。我是來作什麼的？我天天被憤怒所襲擊，天天受新聞紙上消息的磨折；異族的侵陵，祖國蒙極大的恥辱，正義在強權下屈服，理性被殘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無情的鞭撻，我變成暴躁，易怒，態度失檢，我暴露了我的弱點……，我所以特地來偷一刻的安閒，來這池塘邊散一回步。我要暫時忘却那些不愉快的念頭，借這一泓清水來照一照我自己，瞧一瞧我原來是怎麼樣的。我手裏還拿着一本書，一本沒有血腥氣的和平時代寫就的小書。我逡巡在池塘邊際，足蹈着被秋露染黃了的草茵。自然好像並未生惱，他仍不惜化很多工夫串綴無數枚露粒於蛛網上，仍不吝惜許多鮮明的顏料，把楓林染紅，復把甜美的漿液裝滿了秋柿和橘。就是眼前的池水，也靜靜地躺着，一動也不動，好像不與聞世事似的。

你瞧，我的影子拖過水面了，它和我的身體成一直角，它是躺在水平面上，我則是沿垂線的方向站立。它的腿子比我短了一點，因為我站在岸上。我且蹲下來罷，摸過一個石塊坐着，臉朝池塘。石塊是這般冰涼，那裏面是溶解了許多秋寒，是『秋之心』哪。我坐在石塊上眼望池塘，讓我和我的影對語一回罷。這裏是我自己，我們可以打開心說話，誰也不用敷衍誰，誰也不用欺瞞誰。彼此無需掩藏起自己的喜悅和弱點。近郊沒有人來，只有我和我的影子。

你瞧這亮晶晶的水面豈不像一隻水汪汪的眼睛。我的影子映在它裏面，正如我的影子落在我母親的瞳睛裏面，當她望着我的時候。我現在那裏會這樣愚蠢，想摘取母親瞳孔中的影子而來撈捉這池面的影呢？在世上我已學得許多聰明了。你瞧這不寐的水的眼睛吧，它守望着我們，寒暑復寒暑，年年又月月。你若問它看到過多少故事，我怕它會說出它曾經看到我母親在它的水邊洗濯我兒時的襁褓。是喲，它也會看到我穿着開襠袴，拿長竿撈水面的浮萍，拿石子打破水底的青天。

是喲，它還知道許多我的和別人的祕密。當我的一個婦母，偷偷在半夜投入它的懷抱，把所有的祕密都託付給它，吩咐它不要說出。它便真的守口如瓶，半句不漏，好像不知道的樣子。大概那故事一定是傷心的。不過我總嫌它太愛緘默。把許多故事霉爛爲沼氣，豈不可惜！

要說起它的歷史麼？它雖則比我和我的父親老大得多，但不比我祖父的祖父老。我從祖母的口中知道它的故事，所以它不應對我傲慢了。那不過在很久以前，當我祖父的祖父到老年才生了一個兒子，在滿月的時候，他把路過的打着兩根竹棒走路的瞎子喊進來，告訴他孩子的生辰，聽他的三絃琴上會漏出什麼消息，關於孩子的未來命運的。

瞎子彈撥着琴，拖起長腔唱，從

「……三週四歲啊離娘身……」

起。唱到一半，忽然把絃一扣，道白道：

『啊，你的公子爺要交落塘運。』

好像一個故事中女巫對初生下來的公主說：『將來你碰到紡錘的時候，便得永遠睡去……』使王后國王以及許多人大大憂心一樣，『要交落塘運，』這預言像冷風似的透進每一個環瞎子坐着聽他彈唱的婦人們中間。在她們中間起了騷動，竊竊的絮語從一個人的口傳入另一人的耳，『要交落塘運，要交落塘運，』一種神祕的威脅像蝙蝠的黑翅，無聲地在各人頂上盤旋。這句無足的語言，却迅速地傳遍全村。『某某的孩子要交落塘運。』

『落塘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孩子要掉到池塘裏淹死的意思。這是跟着生辰八字來的，無可避免。要想逃避這厄運麼？你聽他們說罷：說是從前有一個人生了一個兒子，算命的說他要交『落塘運，』他堅不相信，一面却嚴禁孩子到池邊水邊去。他以他的固執違抗命運，但命運決不可抗的。一天，他的孩子向天井撥一盆臉水，不提防連人跌過去，他的臉覆在臉水潑成的水窪裏，淹死了。此後再也沒有誰敢違

拗命運了。

『要交落塘運，要交落塘運，』祖父的祖父拈着鬍子，望着孩子。他知道禳除的方法。就是在自己家門口的田裏挖一口池塘，方向照堪輿先生的指定。這樣便可以消災消晦，孩子便不會掉到池裏淹死了。祖父的祖父當時有的是人力。決定開挖池塘了，兄弟叔伯全都來幫忙，大家一鏟一鏟地不葺年便成了一口方整的池塘。這池塘可以灌溉許多田畝，可以養魚，給小孩子洗尿布，也極方便。

屋邊塘是不準把水屙乾的。這在當初的用意大概是防火警，後來成了習慣法。所以當這池塘竣工的時候，在池岸的半腰，嵌了一塊『平水石』。申着禁令道：

『不論荒旱，「平水石」露出水面時，便不準再屙水灌田了。』

這禁令從未破壞。池水也未會乾過。因此池裏蕃息着許多水族。籍了盲者三絃琴上的一語，無數生命得熙熙樂樂。誰說迷信是全無是處的呢？

這池塘經過了多少冬夏，風風雨雨，當然不是從前的樣子了。你看池邊的扁柏

已經成材，那是不易長大的樹木。野藤蔓遍了石砌的罅隙，把它膠結得更加牢實。因此可以減少許多崩塌。你看那池邊一塊長方的岩石上，繪着無數的水紋。這便是它的歷史記錄，有如樹木的年輪，滿載春秋的記憶。

我是怎麼了？我是坐在這池水旁邊，我原是爲了來看我自己的影，而我想起了它，忘了我自己。我曾有多少影子映照在這水面呢？穿着紅綠的披領衣，手拿喇叭的，初剪成西式的頭髮，捧着書包上小學去的，從中學讀書回來趾高氣揚的，和現在一副好像失去歡樂的平版的面孔。何時有斑白的頭首照臨這水面呢？但我並沒『感慨系之』的意思。我的思想野了。我攜來一本小書，而我不曾把它翻開，我在翻開無形的記憶的書頁。從何處送來一個小小的波紋，把水面弄縐，而同時也揉縐了我的幻想。讓我來找尋這起縐的原因。原來對岸的水底，骨骨地冒出許多水泡。我可以辨別這水泡而知道水底的情形：一連串斷續的水泡，是表明水底有動物鑽動。一隻鼈，一條魚，或是一個大蚌，移動它迂緩的脚步。疏朗的小小的像圓珠子的水泡，則是因

爲池底積下腐朽的植物化成沼氣，漸漸聚成顆粒，透出水面來。但我不能長獸在這裏，我必得回去。回去受新聞紙的磨折，讓他挑撥我，激怒我。只要我能夠來這池邊，我還能駕馭我的感情，不令人目我是浮躁的狂茸。

## 寂 寞

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當他子身作長途旅行的時候，當幸福和歡樂給他一個巧妙的嘲弄，當年和月壓彎了他的脊背，使他不得不躲在被遺忘的角落，度厭倦的朝暮，那時人們會體貼到一個特殊的伴侶——寂寞。

寂寞如良師，如益友，它在你失望的時候來安慰你，在你孤獨的時候來陪伴你。但人們却不喜愛寂寞。如苦口的良友，人們疎離它，迴避它，躲閃它。終於有一天人們會想念它，尋覓它，親近它，甚至不願離開它。

願意聽我說我是怎樣和寂寞相習的麼？

幼小的時候，我有着無知的瘋狂。我追逐快樂，像獵人追趕一隻美麗的小鹿。這是敏捷的東西，在獲不到它的時候它的影子是一種誘惑和試探。我要得到它，我追



趕。它跑在我的面前。我追得愈緊，它跑得愈快。我越過許多障礙和困難，如同獵人越過丘山和林地，最後，在失望的草原上失去了它。一如空手回來的獵人，我空手回來，拖着一身的疲倦。我悵惘，我懊喪，我失去了勇氣，我覺得乏力。爲了這得不到的快樂，我是慊慊欲病了，這時候有一個聲音拂過我的耳際，像是一種安慰：

「我在這裏招待你，當你空手回來的時候。」

「你是誰？」

「寂寞。」

「我還有餘勇追趕另一隻快樂呢？」我倔強地回答。

我可是沒有追趕新的快樂。爲了打發我的時間，我埋頭在一些回憶上面。如同植物標本的採集者，把無名的花朵採集起來，把它壓乾，保存在幾張薄紙中間，我採擷往事的花朵，把它保存在記憶裏面。「回憶中的生活是愉快的。」我說。「我有舊

的回憶代替新的快樂。』不幸，當我認真去回憶，這些回憶又都是些不可捉摸的東西。猶如水面的波紋，一漾即滅。又如鏡裏的花影，待你伸手去檢拾，它的影子便被遮斷消失，而你只有一隻空手接觸在冰冷的玻璃面上。我又失敗了。『沒有記憶的日子，像一本沒有故事的書！』我感到空虛，是近乎一種失望。於是復有一個關切的聲音向我嚶然細語：

『我在這裏陪伴你，當你失去回憶的時候。』

『誰的聲音？』我心中起了感謝。

『寂寞。』

我沒有接近它，因為我另有念頭。

我有另一個念頭。我不再追趕快樂，不再搜尋記憶，我想撈獲些別的人世的東西。像一個勞拙的蜘蛛，在昏曉中織起捕虫的網，我也織網了。我用感情的黏絲，織成

了一個友誼的網，用來撈捉一點人世的溫存。想不到給我撈住的却是意外的冷落。無由的風雨復吹破了我的經營，教我無從補綴。像風雨中的蜘蛛，我蜷伏在灰心的簷下，望着被毀的一番心機，味到一種悲涼，這又是空勞了，我和我的網！

『請接受我的安慰罷，在你空勞之後。』

這是寂寞的聲音。

我仍然有幾分傲岸，我沒有接受它的好意。

歲月使我的年齡和責任同時長大，我長大了去四方奔走，爲要尋找黃金和幸福。不，我是尋找自由和職業。我離開溫暖的屋頂下，去暴露在道途上。我在路上度過許多寒暑。我孤單地登上旅途，孤單地行路，孤單地棲遲，沒有一個人作伴。世上，儘有的是行人，同路的却這般稀少！夏之晨，冬之夕，我受等待和焦盼的煎熬。我希望能有人陪伴我，和我抵掌長談，把我的勞神和辛苦告訴他；把我的希望和志願告訴他，讓

我聽取他的意見，他的批評……但是無人陪伴我，於是寂寞又來接近我說：

『請接受我的陪伴。』

如同歡迎一個老友，我伸手給它，我開始和寂寞相習了。

我和寂寞相安了。沉浮的人世中，我有時也會踈離寂寞。寂寞却永遠陪伴我，守護我，我不自知。幾天前，我走進一間房間。這房裏會住着我的友人。我是習慣了順手推進去的，當時並未加以注意。進去後我才意識到友人剛才離開。友人離開了，沒留下辭別的話，却留下一地亂紙。恍如撕碎了的記憶，這好像是情感的毀傷。我撫然望着這堆亂紙，望着裸露的卸去裝飾的牆壁，和灰塵開始積集的几凳，以及扁閉着的窗戶。我有着一種奇怪的企待，我心盼會有人來敲這門，叩這窗戶。我希望能夠聽見一個剝啄的聲音。忘了一句話，忘了一件東西，回來了，我將是如何喜悅！我屏息諦聽，我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和心臟的跳動。室內外仍是一片沈寂。過度的注意使我的

神經鬆弛無力，我坐下來，頭靠在手上，『不會來了，不會來了，』我自言自語着。

『不要忘記我。』一個低沈難辨的聲音。

我握上門柄，心裏有一種緊張。

『我是寂寞，讓我來代替離去的友人。』

『別人都離開而你來了。願你永遠陪伴我！』

啊！情感是易變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誠的，不渝的。和寂寞相處的時候，我心地的多麼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鏡，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見我自己，發現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圍護中和自己對語，和另一個『我』對語，那真正的獨白。

如今我不想離開它，我需要它作伴。我不是憎世者，一點點自私和矜持使我和寂寞接近。當我在酣熱的場中，聽到歡樂的樂曲，我有點多餘的感傷，往往曲未終前便想離開，去尋找寂寞。音樂是銀的，無聲的音樂是金的。寂寞是無聲的音樂。

寂寞是怎樣？  
我好像能夠看到它，觸摸到它，聽見它。它好像有沒有光波的顏色，沒有熱的溫度，和沒有聲浪的聲音。它接近你，包圍你，如水之包圍魚，使你的靈魂得在它的氛圍中游泳，安息。

## 門與叩者

你想到過世界上自有許多近似真理的矛盾麼？譬如說一座宅第的門。門是爲了出入而設的，爲了『開』的意義而設的，而它，往往是『關』着的時候居多。往時我經過一個舊邸第，那雙古舊的門上，獸鑲鏤綠了，朱漆剝脫，蛛網結在門角上，罅縫裏封滿塵土。當時我會這樣想：『才奇怪！人們造了門，往往番皇而莊嚴的，却爲的是關着？』

人是在屋頂底下，門之內生活着的。人愛把自己關在門裏。門保證了孤獨和安全，門姑息了神祕和寂寞，門遮攔住照露現實的陽光，門掩蔽起在黑暗中化生的幻想。人在門裏希望，在門外失敗；在門裏休息，在門外工作；在門裏生活，墳墓則在門外。門隔開兩個不同的世界：己和羣的世界，私和公的世界，理想和現實的世界，生和死。

的世界。門檻是兩世界的邊緣，象徵兩種不同領域的陞疆。人生便是跨進和跨出門與戶檻；跨進和跨出希望與失望的門與戶檻，跨進和跨出理想和現實的門與戶檻；等到有一天，他跨了出去，不再回來時，他已經完成有生的義務，得到了靈魂的平安。

啊，我的文章本來不是論『門與人生的關係』。當我落筆的時候，原想寫出兩個矛盾：門是爲開啓而設的，而它往往關着；既然常關着，而人又每每巴望它的開啓。這矛盾不難體驗：譬如說有一個日午——一個長長的夏午罷——時鐘走得慢了（擺錘受熱延漲了）太陽也爬得慢了（因爲它爬上了回歸線的端頂）聲浪的波動也震顛得慢了（你聽蟬聲是那麼低沉，拉長，而無力）生命的發酵也來得慢了（動物都失去喧鬧，到陰處覓睡去了）人們自己也會覺得呼吸和脈搏都慢了，一種單調的厭倦落在人身上，那種擺不脫的，無名的厭倦。他失去可以傾吐悵悵的語言的機能，因爲得不到對談者，他失去可以舒發幽情的思想的機能，因爲思想找不到附着點，如同水蒸氣的凝聚，必得有一個附着點。打不破的單調緊緊裹着他，如



同屍布緊裹一個屍身。這時，他渴望能有一點變化，一件事故……；而當他偶把眼光移上肩掩着的門時，便自然而地希望它能有一次開啓，給他帶來一個未知的幸福，愛情，甚至於一個不幸的消息，總之，一個驚異。而他便預先構起幻想，想像門的那邊將是一些什麼，便預爲快樂，預爲奮興，以至預爲悲戚了。

生活在門裏的人是寂寞的。願意聽一個門的故事麼？我那故事中門裏的主人，是寂寞的，我那故事中門裏的主人也是矛盾的。他已經有了中人以上的年紀，戶外漂泊的生活於他不再感到興趣，英勇和冒險的生活不再引起他的熱情，於是從一個時候起他便把自己關在門裏。拜訪是絕對地少，他也不愛出去。好像世界遺忘了他，他也遺忘了世界。歲月平滑地流過去了，歲月有如一道河，在屏着的門前悄悄地流過。門裏的主人好像是忘了這麼一回事，忘了歲月了。伴着他留在門裏的，是寂寞和回憶。

有一天一顆不安的種子落入他的心田，好像一顆野草的種子落在泥土，生根

萌發。起先是覺察不到的，到後來漸漸滋長了，引起他自己的注意了。『啊！這門多時不會開啓過了！爲什麼不開啓一次呢？』他自己問自己。『我希望有一個拜訪。我願意聽到一聲叩鑼的聲音。垂着的銅鑼啞默得有點近於冷清呢！』

這不安漸漸顯露，漸漸加深。我的故事中門裏的主人的心的平靜給擾亂，好像在平靜的潭底溜過一尾魚，被扇起的浪動是極微極微的，但整個潭水都傳遍，全部水族都覺得。

『門爲什麼不開啓一次呢？』噓出了一聲祈求和願望。

恍同神意的感召，怎麼想，便怎麼顯現：

『嗒！』金屬的門鑼響了。

『什麼叩門麼？』這在門內的主人是視同奇蹟了。

『嗒，嗒，』連續的金屬的低沉的寂寞的聲音。

『啊！機緣！』

聽哪，聽！又是一聲低啞的『嗒』

無疑地是有人推動那沉重的銅鑲！

還得仔細辨認！

『嗒』地又是一聲。

我們門內的主人感到惶亂了（這聲音於他太生疎。）但是鈍滯的動作永遠掩飾起這情緒。他緩慢地悄悄地立起身，曳開步子，緩慢地悄悄地走向門邊，緩慢地悄悄地把門打開。在門旁出現的是一個陌生的面臉。

『找誰啦？』舒緩而低沉地問。

『找一個朋友。』

『是不是一個瓜子臉的，黑眸子的，烏頭髮的，紅嘴唇的，苗條身材的？……聽說

她在某一天——在我還不是這屋子的主人以前——從這門出去，不會回來。以後人們都沒有她的消息。』

『我找的不是她。』

『是不是一個清癯臉的，窄腰身的，削肩膊的，尖鼻子的，薄嘴唇的，憂心忡忡的，沈默寡言的？聽說他在某一年——在我還不是這屋子的主人以前——從這門出去，進入了墓地……』

『我找的是另一位。』

『我敢保證你是找錯了。我來這屋子時，是蕪穢荒落，闕無人居。除了那兩人以外，人們沒告訴我第三者。』

陌生的面臉無表情地在門邊消失了。門輕輕地被掩上。這樣輕輕地，連從偶爾被風吹落在門白裏的野草的種子萌生出來的柔嫩芽苗，也不會爲之輾碎。

我的故事中門裏的主人從門邊退了回來，重新裹在無形的寂寞的氅衣裏。這拜訪多無由啊！但鑽被叩過了，門開啓過了。我們故事裏的主人又恢復了他的平靜。歲月平滑地流過。過了多少時日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故事裏的主人又

覺得不安了。猶如冬季被野火燐燒的野草，逢春萌發。這不安的萌草又在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心裏萌芽了。人是矛盾的：在囂逐中緬思寂寞，寂寞中盼待變化，門啓時歡喜掩上，門掩後又希望開啓。我的故事中主人又在渴望一聲『嗒』的金屬的叩鑽聲音了。這不是強烈的企待，卻是固執的企待。而當這企待成爲一種精神的感召時，神意又顯示了。『嗒』的聲音又在門鎖上震響了，這輕微而清脆的聲音。門裏的主人又起了震慄，好像這聲音敲醒他的回憶。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又無表情地緩慢地悄悄地站起，曳開步子，緩慢地悄悄地走近門邊，緩慢地悄悄地把門栓打開。這番出現的是似曾相識的熟稔面臉，一個手挽着孩子的中年婦人。

『找誰啦？』不假思索地隨口問。

（發見了似曾相識，片刻的沈默，各人在搜尋久遠的記憶。）

『啊！是你！』

（兒時的朋友。成長的容顏裏仍然認得出幼年的形貌。）

『是你啊！』

（驚愕使他覓不出語言。）

『怎麼來的？』

（遲暮的感覺。）

『這是你的孩子麼？你幾時嫁人的生活幸福麼？丈夫依順體貼麼？孩子乖麼？』

（一串慇懃的問候。）

『感謝你叩上這寂寞的銅鑲。』

（無端的感謝使她驚愕了。）

寒暄是短暫的。不久這婦人和孩子在門邊消失了。門又輕輕地掩上。這樣輕輕地，連停在門上的蠅虎（夏季的動物哪）都不曾驚動。

我的故事中門裏的主人又從門邊退了回來。裹在寂寞的無形的氅衣裏。門被叩過了，開啓過了，他又恢復平靜了。以後，他怎樣呢？以後他又不安了，隨後門又開啓

了，一個熟稔的或陌生的面臉在他眼前閃過了，隨後門又掩上了……終於最後一次地，他聽到叩鑽的聲音，最後一次他延見了門外的叩者，那是「她。」是他所盼待的，用黑紗裹着面臉的，穿着黑衣的。他隨着她跨出這個門。以後就沒人看見他回來了。代替他掩上這雙門的，將是另一雙手。

## 乞丐和病者

彷彿我成了一個乞丐。

我站在市街陰暗的角落，向過往的人們伸手。

我用柔和的聲音，溫婉的眼光，謙恭的態度，向每一個人要求施捨。

市街的夜是美麗的。各種顏色的光波混和着各種樂曲的音波。在美麗的顏色間有我的黑影，在美麗的音樂中間有我求乞的聲音。

無論人們與我以冷淡，輕蔑，譏諷，呵斥，我仍然有着柔和的聲音，溫婉的眼光和謙恭的態度。

在我的眼中人們都是同等的。不論他們是王侯，公主，貧民，歌女，我同樣地用手攔住他們，求一份施捨，一枚銅子或紙幣。



我在他們的眼中也是同等的。不論他們是黃種，白種，本國人，異國人，我同樣地從他們的手中接到一份施捨，一個銅子或紙幣。

我是一無所有。我身上只有一襲破衣衫，但這不是爲了蔽寒而是爲了禮貌；我的破帽則只是爲了承受別人的施捨。我是世界上最窮的人。我沒有金錢，名譽，愛情，幸福，地位，事業，一切人們認爲美好的東西；我也沒有自私，驕蹇，吝嗇，嫉妬，虛榮，貪慾，一切人們認爲醜惡的東西。我如同來這世上的時候，也如同將要離去這世上的時候，我身上沒有齋搨，心中沒有負累。

然而我有一個美麗的東西。我有一個幻想。沒有一樣東西比我幻想中的東西更美麗，更可愛，沒有一塊地方比我幻想之境更膏腴，更豐饒，沒有一個國家比我幻想之國更自由，更平等。我有可以打開幻想的箱子的鑰匙，我有可以進入幻想的國境的護照，這鑰匙和護照，便是貧窮。

我還有一種珍貴的財寶。一種人們認爲黃金難買的東西。我是『空閒』的所

有者。有誰支配他的時間如同我浪費我的光陰？有誰看見夜合花在夜裏啓閉，有誰看見蝸牛在潮濕的牆腳上鋪下銀色的輦道，有誰知道夜裏的溪水在石灘上怎樣滿漲，有誰知道露粒在草葉尖上怎樣凝結？更有誰知道一個笑顏在人的臉上閃過而又消失，或是一莖鬚髮的變白？而我，我知道這些多於別人的。因為我有多餘的『空閒』，我有餘閒和自然及人類接近。我消耗我的光陰在極瑣細的事情上面，我浪費我的光陰如同我在海裏洗澡浪費了一海的水，我是光陰的浪費者。我有浪費的權利。

我可還是另一種寶貴的東西的所有者。我擁有大量的祝福。乞丐的祝福是黃金。沒有一種祝福比乞丐的祝福更真誠，更純潔，更坦白，也是更可貴，更難求的。我用虔心的祝福報答人們的施捨。啊！你說我是在求乞麼？不，我是在施予。我分贈我的祝福給願意接受它的人。你看我穿了破衣衫在街邊鵠立，我是來要求每一個過路的人爲我打開祝福之門。

我又彷彿成了病者。

我沒有病。只因偶時起了惜己之心，想到應當照料一下自己了，於是彷彿病了。我沒有病。只因偶時起了偷閒之心，想着願意懶一懶呢，於是真的好像病了。

我獨自睡在靜靜的房間裏，一張乾淨的床上。房裏有着柔和的光線，一切粗獷的噪聲都被隔斷。沒有人來打擾我，我有正當的理由躲開別人。

於是我開始照料我自己：寒暖，飲食，思維，動作……我照料我自己如同父母照料一個嬰兒，我體貼我自己如同體貼一個情人。我發見自己是那麼被疼愛，被寶貴，這種並不高尚的感情在我的心中生長。這回却毫不矛盾地妥協地接受了。病是「自私」的苗床，「自私」在那裏生長。

我開始檢查我自己：神經，心臟，肝腎，腸胃，皮膚，毛髮……我檢查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憂傷，快樂，悔恨，慶幸，順遂，蹉跎，奢心，幻滅……我分析我自己如同醫士解剖一

個死屍，我審鞠我自己如同法官讞問一個犯人。我發現自己的每一個缺點，正如我熟悉別人的缺點。我不能過分譴責自己，正如不能過分譴責別人，這種並不高貴的感，在我的心中生長，這回又毫不慚愧地妥協地接受了。病是「自私」的苗床，受「寬容」的灌溉。

我願意有一回病的，我不想避開它。病是生活的白頁。當你偶然讀一個長篇小說，為緊張的情節所激動而疲倦了，但你不能不讀下去，那時你會渴望逢到一張白頁，一個章回，藉以休息你的眼睛，鬆弛你的注意力，以待精神恢復；當你在人生的書本上翻了一頁又一頁，你逢到許多悲，歡，離，合，你有時為感情壓倒了，你無法解開人生之結，你不甯願有一場疾病麼？病使苦痛遺忘，病使生機恢復。病是人生的書本的章回。牠是前一章的結束，下一章的開始。

我期待着有一回病的，我需要它。病是生活的樂曲的休止節。當一個旋律進行着，一回兒是 *Andante*，一回兒是 *Allegro*，一回兒是 *Crescendo*，一回兒是 *De*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昆蟲鳥獸

### 白蟻

祖父不歡喜屋邊種樹，院裏蒔花園中長草。而我自幼便愛花木果樹以及蟲鳥。少時讀書，記得『烏雀之巢可俯而窺』的句子，頗爲神往。試想屋邊有樹，樹下有蔭，樹上有巢，巢中有黃口的小鳥，見人並不驚懼，何等可愛！但是我的宅邊是無樹的。栽種果樹，也是幼時可數的幾椿傷心事件。我曾種過一株杏子，天天用柴枝計量它的生長。好容易等待了三年，已經開花結果，一天從學校回來，已被祖父砍去。剩下一截光禿禿的根株，好像向我哭訴的樣子。祖父嚴肅的面貌顯得非常無情，連撒嬌發惱的寬容也不給。此外我還在瓜棚底下種過一株柚子，秋收時節，被堆上稻草，活生生

的給壓死。因此我一連鬱悶了好幾日。待到把一切都隱忍住做一個乖孩子時，生命裏便失去一片蔥籠了。

如今應該我來原諒我的祖父，（願他在地下平安！）年齡幫助我了解他不愛果樹花木的理由。他是道地的農民，他愛五穀有甚於花草，愛瓜豆有甚於果樹。果樹給園圃遮蔭，樹根使菜根發苦；青草則是農家的勁敵，草葉上春夏多露，秋冬多霜，霜露沾濕了朝行的脚，使趾縫霉爛。青草復濡濕了簞場，妨礙晒穀。所以在祖父經營底下的田園，都處理得乾乾淨淨，不留雜草。坐享其成的我，不知粒粟辛苦，單愛好看好玩的物事，不愛好用的物事。像我這樣的也不只我一個人罷。

祖父不愛果樹的第二個理由，是怕它招來無端是非。孩子都愛花果，爲了攀折花果引起大人們的爭執，時常看到。鄉居最重要的是睦隣。聰明的治家的人對於凡能引起爭執的原因，都要根本加以除去。祖父是極端的例子。他把家藏的打長毛用的土槍，馬刀，匕首等故意丟在夾壁中讓它銹爛，禁止我們耍槍弄棒，或和別人爭吵。

打架。他和平地度過一生，而和平也隨着他的時代消失了。

但是祖父不愛屋邊樹還有一個最大原因。他的經驗告訴他屋邊樹會遮住陽光，使居宅陰暗；樹下往往是有害的昆蟲聚居的所在。其中有一種叫做『白蟻』的，是可怕的害蟲。這是白色的米粒大小的動物，學名叫做 *Leucotermis speratus*。就個體而言，牠是極軟弱的小蟲，然而牠們的數量多得驚人。牠們有強大的繁殖力和食慾，專吃樹木。樹木吃完時，不論雜糧穀粒，甚至藥材衣料也都吃。如果一個村莊被白蟻侵入了，那末近則數年，遠則十數年，建築物的木料被吃一空，因之房屋坍塌，村舍破敗。這破壞的工作又在暗中進行，好像吸血的寄生蟲，把生物暗暗吃瘦，它們把整個村落暗暗吃空。使人們只覺日漸崩敗，而不知崩敗之所以然。

農人對『白蟻』視爲災異，畏之如惡神，因之也有許多迷信。他們說起這種動物，好像很有靈性。說是牠們未來之前，有一種昆蟲替牠引路，正如俚是替虎引路似的。又說牠們能夠渡水，窠築在隔溪地方，却會侵入溪的對岸人家……每當老年人

夜晚無事，聚坐閒談，偶而落到這問題上來，便真有談蟻色變的樣子。其實這種恐怖的心理，乃是夾帶着『家運衰落』的暗示。因為被白蟻侵入的人家，便是將要殘敗的朕兆。

家裏的住宅雖已古舊，但建築的年代並不十分久遠。從前這裏大概是一片灌木叢，僅有幾間小屋，點綴在荒烟亂草間。我們的家便是從早已翻造過了屬於別人的幾間小屋裏發祥的，便有點寒儉感覺，而暗暗對那一塊地覺得分外親熱。對於舊土地之親戀就是並非種田的我也說不出的眷念之情的，也許是凡人的常情罷。離我的村莊不遠，從前還有一個村落，聽說不知何故犯了皇法，被官兵殺盡，房屋地基充公，良田改爲大路，大路改爲良田，那些被消滅了的人們便也無人能夠記憶。我每想到村後會是個流血的地方，更兼那一帶都是壘壘荒塚，幼小時候是連後門也不敢出去的。秋冬之夜，西北風吹得瓦稜震響，彷彿有一些冤抑的言語在低訴，便纏着母親，要她去看看後門有否栓上，還心怕門栓不堅實，提議多加幾道槓子，致被人

們取笑。不聽話的時候，便被嚇着要關到後門外去。

現在當然改觀了。園後建了新宅，灌木荆棘都已削平，村莊也日漸擴展。而往日荒涼的庭園的記憶，卻從小一直刻在腦際。那時園子四周長着各色各樣的荆棘，籐蘿，和細竹，這些植物可作天然籬垣，所以任其自然生長，不加砍伐。這荆棘叢成了鼯鼠和狸貓藏匿的所在。村中走失鷄隻，往往在荆叢旁邊發現毛翹。小偷在人家竊得衣物，把贓物暫藏在這叢蓁背後，給人們發現的，也不只一次。在這平靜的小村庄中，是一件大事。

每一塊土地都有它的歷史。而這歷史，當其中的人物消失之後，就墜入一種暗黑裏，令人不能捉摸。後人望着這段歷史或故事，便如向一個黑洞窺視，什麼都不見，心裏便有一種恐懼和神祕的感覺。這園子在我看來也有幾分神祕的。它的一角上有一個土墩，好像墳塚的樣子。有人說這是某姓的祖墳，而那一姓已經香火斷絕了。又有人說這是一個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乞丐，在路邊倒死，別人把他葬在這裏。至

於這塊地怎樣成爲我家的園子，正如我家的小屋怎樣成爲別人的住居一樣的茫然。這土塚和荆棘叢以及那被官兵消滅的村庄，同樣地使我起一種恐怖的念頭。加之被荆棘遮住，園子的一半是終年照不到陽光的，踏進裏面，便有一種陰森感覺。

初次踏進這園子，仗着人多的聲勢，膽敢向土塚和荆棘正望一眼的，是一個初冬的早晨。太陽剛剛出來，大家喝了熱騰騰的早粥，身上微微熱得有點汗絲後，便一齊動身到園裏去。祖父，祖母，父親，母親，我和我的姊姊，嬸母，和許多隣居，他們拿着鋤頭，畚箕，鐵鍬，如臨大敵。我不懂爲了什麼事，只聽得祖父聲音宏亮地喊：『一定在這墳坑裏，一定在這墳坑裏。』我問母親他們找的是什麼？

『孩子不要多問。』

我仍然要問。逼得她不得不回答我。

『白蟻。』

我沒見過白蟻，螞蟻是常見的。看事情這樣嚴重，似乎是可怕的東西。

「會咬人嗎？」

「會咬人的。走得遠點。」別人唬嚇我。

但是大家圍着坟墩不動手，顯出躊躇樣子。祖父堅決說白蟻一定住在這裏面，人們則嚷亂着坟不能輕易開掘。開罪於亡靈會在家裏發生什麼不祥事件也難定。有人則主張替牠另外擇地遷葬。受着維新思潮的洗禮的父親只說「管他是乞丐的坟或是誰家的祖坟，既然成了白蟻的住居，便非掘開不可。」說着便將鐵鍬插進去。於是大家一齊動手，一面還希望能夠發現什麼古物異物。誰知砍了進去，除了幾根竹鞭之外，什麼也沒有。既無磚拱，也無石砌，只是一堆亂石和黃土，並且不見半個白蟻影子。等到大家手掘得發軟，懈怠下來，才斷定這不過是一個土墩。大概是從前墾田，把田裏的石塊拋成一堆，日久蔓草滋生，遂成坟塚樣式。這番工作雖找不到蟻窠，却替園子闢出一塊隙地。給黑暗的歷史解了一個謎，大家心裏倒暢快。

自從那時起白蟻便在我稱弱的心中投下威脅。祖父說村庄的東端已發現白

蟻，不久會把全村侵遍。他好像眼見一種禍害降臨，想極力設法避免，顯出一種不安和焦急。他提議把村周樹木砍光，也許會發現牠們的住處。聽信他的人固然有，譏笑他的人却占大多數。斷定自己園子裏的土塚一定是蟻窠，結果却無所獲的一回事成了別人背後談笑的資料，甚至譏諷他的杞憂。祖父從那時起也不說話，只是把屋角陰暗的所在，打掃得乾淨，又把朽腐的木頭聚在一堆，雜些枯柴加以燒燬。從那腐爛得不能發火的木頭冒出一縷縷的青烟影裏，祖父的面容是有點憂鬱似的。

日後因為蟻啊什麼的不常被提起，便都忘了。許多年後的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雨。冬雨令人憂愁，它還帶來寒冷，好像哭泣，欲止還流地，却又非常吝惜。家裏沒有故事書和畫報等等，只在灰燼裏煨着番薯和芋頭等東西打發日子。祖父年衰了些，仍還健康。他發現屋瓦有數處漏雨，吩咐我上去瞧瞧。我燃了一支短燭並且攜了木盆上樓去。樓很低，不通光亮，平素不住人，只放些祭器之類，一年難得有一二次上去的。我用手掌遮住短燭，尋覓樓板上漏濕的和屋頂發亮的所在，預備用木盆來承滴



漏，忽然不知怎的，脚底一軟，袴褶一聲一隻脚便踹到樓下去，燭也打翻了。驚定之餘，才發現樓板穿了一洞，差險些連人也會跌到樓下去。我檢起樓板的碎片，那是像發酵的麵包，表面却非常完好。我把這事告訴祖父。他說這是白蟻把樓板吃空了，一面攆我一同上樓，用一個鐵鎚敲擊梁棟，告訴我那幾根梁是吃空了，那幾根有一半完好，那幾根則是全部完好的。『這房子不久便會全部吃空了。』他擔憂說。

『加以修理不行麼？』我問。

『換上新木料，只不過耐幾年，不久一樣被吃空。』

『有不被吃食の木料麼？』

『有的。並不適用。而且不能全部重換過。』

『不能用一種藥品把牠殺死麼？』

『牠的活動人們看不見。牠們把木質吃空了，表面上看不出來，藥料滲不進去。』

「那末沒有辦法麼？」

「聽說有一種甲蟲，專吃白蟻，只要養一對，便會繁殖起來，把牠們吃個干淨。」

「想法弄一對來呢？」

「這是江湖術士賣的。價錢很貴。可是我從未見過。」

「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呢？」

「有一種人，專捉白蟻。他知道白蟻所經的路，沿這路線去發現他的窠。冬季白蟻聚居蟄伏，把它連窠掘掉，是基本的辦法。只是人們都認爲殺死億萬生命是罪過的，不肯幹這行業。這種技術差不多失傳了。」

「這樣說來，只好讓牠們去嚙蝕了。」我覺得失望。

「且託人打聽打聽看。」祖父這樣說。

說了這番話後每年春夏之交，夜間屋子裏輒有成陣的白色小蟲，在燈前飛舞。

這便有翅的白蟻。交尾期到了，雌雄成陣飛翔，不數天後便產卵死去。這使我們極端討厭，不論油燈裏，茶碗裏，湯鍋裏，到處發現這昆蟲的屍體。牠們同着蒼蠅和蚊子，成了最討厭的三種夏蟲了。

一個春天，村中來了一個遠行客，手裏拿了一根鐵杖，肩上背着褡褳。他一逕走進我們的村庄，到我家找我的祖父。他已去世多年了。父親的鬢髮也已斑白，儼然一老人。我和弟弟已長成得夠穩重。當我們問來客找去世的祖父有何貴幹，他回答是捉白蟻的，我們大家都奇驚異了。寒暄一番，用過點心之後，便請他到屋子裏，村庄周圍踏看。他從容地不動聲色地巡視了一番，用鐵杖在樹根底下，墳塚旁邊，搗了幾下，回到家裏說已有幾分眉目。他說幹這種殺害生命的行業，若不是因為家道窮，是不肯幹的。所以他要一點錢。當父親向他保證說不致叫他白辛苦之後，他說：

『不要府上出錢。請作個主，向各家捐募一點款子，有多少就多少，隨便都行。』事情說定了。他答應明天伴同他的助手一同來，他就在離此不遠的一間鄉下

客店裏住着。他看定蟻窩在村東的大樟樹下。樟樹長在坟上。他先要知道砍倒這樟樹或者對坟的毀害是否得村衆的允許。

這消息傳出去了。於是村人便紛紛議論。『樟樹是萬萬砍不得的！』差不多全體都這樣說。『樟樹有神，極是靈驗。誰家的孩子對着它撒尿，回家來肚皮痛哩！』樟樹是鎮風水的，沒有樟樹，龍脈走動，村莊會敗落的！』這樣七嘴八舌的叻叻談論着。

『還記得你家把園裏的坟掘了，並無白蟻發現。萬一樟樹砍了，並無白蟻，那怎麼辦？』他們拿這問題來詰難父親。

『砍到這雙人合抱的樟樹要費不少人工哩！倘不小心會壓壞附近房子的。』城狐社鼠的例子到處都存在。父親也不願拂逆衆意，討論結果定了一個折衷辦法。就是先鑿一個洞試試看。『如果蟻窠發現了，並且築得很深，非把樹砍倒不可，那末把它砍倒後讓人埋怨去就是。』父親暗自打定主意，就這樣決定了。

第二天早晨，初春的醞醞的白雪燿耀在附近的山頭，寒風掠過落了葉的枯枝。在冬季仍是青蒼的樟樹的蔭下，麤聚着好奇的觀衆。各人手裏捧了火鉢。風揚起鉢裏的草灰，煽紅炭火，把火星散在灰色的天空下。大家冷得發抖，却冒風站在那裏，看捉白蟻的和他的助手揮斧砍樹。有的爲了怕冷，便自動幫忙，拿起斧來狠劈，弄得一身溫暖。父親也興致很高似的，披上過窄的大氅，站在人叢間說着白蟻的故事。有些人則帶着譏刺的眼光，眼看捉蟻人在凜冽的寒風裏額上冒着汗珠，心想如果發現不出白蟻來，一定狼狽得令人快意的。

約摸過了一點鐘的樣子。斧底下飛出霉爛了的樹心的片屑。再是一陣用力，便顯出一個黝黑的樹洞。捉蟻的挺了挺腰身，用鐵杖往洞裏探了探。抽回來的時候，尖端上粘附有白色被搗爛了的昆蟲。他露出勝利的微笑。翻身對我說：

「到家裏挑兩雙穀籬來罷？」

「難道裝得滿四隻穀籬麼？」我驚奇地問。

『還不夠裝呢！如果多的話。』

穀籮挑來了，並且帶來了長柄的杓子。捉蟻的伸進杓子，把白色的動物像米飯般不住地搯了出來。大家都非常驚異。牠們是扁長形狀，肚子橢圓，恰像香尖米。頭上一對黑褐色的顛顎。牠們冬眠正酣哩，却連窩被人搯出來。看牠們在寒風裏抖動着細嫩的脚，似乎吃木頭的罪惡也有可原諒之處了。

看看快裝滿四籮，剩餘的再也搯不出來了。父親叫人把家裏存着的柴油拿來，混和着滾水，從樹孔中灌進去。這是去惡務盡的意思。樹心空蝕了的樟樹幹恰像一根烟囪似的從頂端透冒出蒸汽和油的混合烟霧。我和我的弟弟被派把白蟻傾到溪流裏去。每一次把穀籮的內容傾入汨汨的春日的寒流裏，被波浪泛起的璨璨的白蟲，引起水底游魚的吞食時，我心中暗裏覺得所謂生命也者也不一定是可寶貴的東西，一舉手間這無數的個體便死滅了。以後在一本生物學書本上讀到『物種是這樣慎重選擇，而生命是怎樣的濫毀』的一語，不禁瞿然有感於心者，是受白蟻

的故事的影響也未可知。

把空的容器挑回家來，姊姊笑臉問我把白蟻怎樣處置了？我回答她是傾到溪水裏面。她笑着說：

「你這小傻瓜。你不妨把它挑回家來，把它放在大缸裏，我來替你養兩隻母雞，每天用它喂食。牠們每天可以替你生兩個蛋。你便不致吃飯時嫌菜蔬了。」

「把牠放在家裏，不怕爬出來麼？」

「這種冷天還會動麼！而且你可以把它放在露天底下。爬不到屋子上的。」

### 鶴

在朔風掃過市區之後，頓刻間天地便變了顏色。蟲僵葉落，草偃泉枯，人們都換上臃腫的棉衣，季候已是冬令了。友人去後的寒瑟的夜晚，在無火的房中獨坐，用衣襟裹住自己的脚，翻閱着插圖本的互助論，原是消遣時光的意思。在第一章的末尾，

讀到稱讚鶴的話，說是鶴是極聰明極有情感的動物，說是鳥類中除了鸚鵡以外，沒有比鶴更有親熱更可愛的了，『鶴不把人類看作是牠的主人，只認為牠們的朋友』等等，遂使我憶起幼年叅鶴的故事。眼前的書頁便鬚鬚變成了透明，就中看到湮沒在久遠的年代中的模糊的我幼時自己的容貌，不知不覺間憑案回想起來，把眼前的書本，推送到書桌的一個角上去了。

那是約摸十七八年以前，也是一個初冬的薄暮，弟弟氣喘吁吁地從外邊跑進來，告訴我鄰哥兒捉得一隻鳥，長脚尖啄，頭有纓冠，羽毛潔白，『大概是白鶴罷，』他說。他的推測是根據書本上和商標上的圖畫，還參加一些想像的成份。我們從未見過白鶴，但是對於鶴的品性似乎非常明瞭：鶴是清高的動物，鶴是長壽的動物，鶴是能唳的動物，鶴是善舞的動物，鶴象徵正直，鶴象徵涓潔，鶴象徵疎放，鶴象徵淡泊：……鶴是隱士的伴侶，帝王之尊所不能屈的……我不知道這一大堆的概念從何而來，人們往往似乎很熟知一件事物，卻又不認識牠。如果我們對日常的事情加以留



意，像這樣的例子也是常有的。

我和弟弟趕忙跑到鄰家去，要看看這不幸的鶴，不知怎的會從雲霄跌下，落到俗人豎子的手中，遭受他們的窘辱。當我們看見牠的時候，牠的腳上繫了一條粗繩，被一個孩子牽在手中。翅膀上殷然有一滴血痕，染在白色的羽毛上。他們告訴我這是槍傷，這當然是不幸的原因了。牠的羽毛已被孩子們翻得凌亂，在蒼茫夜色中顯得非常潔白。瞧牠那種耿介不屈的樣子，一任孩子們挑逗，一動也不動，我們立刻便寄與以很大的同情。我便請求他們把牠交給我們豢養，答應他們隨時可以到我家裏觀看，只要不傷害牠。大概他們玩得厭了，便毫不爲難地應允了。

我們興高采烈地把受傷的鳥抱回來，放在院子裏。牠的左翼已經受傷，不能飛翔。我們解開繫在牠足上的縛，讓牠自由行走。復拿水和飯粒放在牠的面前。看牠不飲不食，料是驚魂未定，所以便叫跟來的孩子們跑開，讓牠孤獨地留在院子裏。野鳥是慣於露宿的，用不着住在屋子裏，這樣省事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起來觀看這成爲我們豢養的鳥。牠的樣子確相當漂亮，瘦長的脚，走起路來大模大樣，像個『宰相步。』身上潔白的羽毛，早晨來牠用嘴統身搜剔一遍，已相當齊整。牠的頭上有一簇纓毛，略帶黃色，尾部很短。只是老是縮着頭頸，有時站在左脚上，有時站在右脚上，有時站在兩隻脚上，用金紅色的眼睛斜看着人。

詐晚放在孟裏的水和飯粒，仍是原封不動，我們担心牠早就餓了。這時我們遇到一個大的難題：『鶴是吃什麼的呢？』人們都不知道。書本上也不會提起，鶴是怎樣豢養的？偶在什麼器皿上，看到鶴銜芝草的圖畫。芝草是神話上的仙草，有否這種東西固然難定，既然是草類，那末鶴是吃植物的罷。以前山村隱逸人家，家無長物，除了五穀之外，用什麼來喂鶴呢？那末吃五穀是無疑的了。我們試把各色各樣的穀類放在牠跟前，牠一概置之不顧，這使得我們爲難起來了。

『從牠的長脚着想，牠應當是吃魚的。』我忽然悟到長脚宜於涉水。正如食肉

鳥生着利爪而食穀類的鳥則僅有短爪和短小活潑的身材，像牠這樣軀體臃腫長脚尖啄是宜於站在水濱，啄食游魚的。聽說鶴能吃蛇，這也是吃動物的一個佐證。弟弟也贊同我的意見，於是我們一同到溪邊捉魚去。捉大魚不很容易，捉小魚是頗有經驗的。只要拿麩皮或飯粒之類，放在一個竹籃或篩子裏，再加一兩根肉骨頭，沈入水中，等到魚游進來，緩緩提出水面就行。不上一個鐘頭，我們已經捉了許多小魚回家。我們把魚放在牠前面，看牠仍是趑趄躊躇，便捉住牠，拿一尾魚喂進去。看牠一直嚥下，並沒有顯出不舒服，知道我們的猜想是對的了，便高興得了不得。而更可喜的，是隔了不久以後，牠自動到水盂裏撈魚來吃了。

從此我和弟弟的生活便專於捉魚飼鶴了。我們從溪邊到池邊，用魚簍，用魚兜，用網，用釣，用罟，用各種方法捉魚。牠漸漸和我們親近，見我們進來的時候，便拐着長脚走攏來，向我們乞食。牠的住處也從院子裏搬到園裏。我們在那裏掘了一個水潭，復種些水草之類，每次捉得魚來，便投入其間。我們天天看牠飲啄，搜剔羽毛。我們時

常約鄰家的孩子來看我們的白鶴，向他們講些『鶴乘軒』『梅妻鶴子』的故事。受了父親過分稱譽隱逸者流的影響，羨慕清高的心思是有的，養鶴不過是其一端罷了。

我們的鶴養得相當時日，牠的羽毛漸漸光澤起來，翅膀的傷痕也漸漸平復，並且比初捉來時似乎胖了些。這在牠得到了安閒，而我們却從遊戲變成工作，由快樂轉入苦惱了。我們每天必得捉多少魚來。從家裏拿出麩皮和飯粒去，往往挨母親的叱罵，有時把鶴弄到屋子裏，撒下滿地的糞，更成爲叱責的理由。祖父恐嚇着把我們連鶴一道趕出屋子去。而最使人苦惱的，便是溪裏的魚也愈來愈乖，不肯上當，釣啦，涼啦，什麼都不行。而鶴的胃口卻愈來愈大，有多少吃多少，叫人供應不及了。

我們把鶴帶到水邊去，意思是叫牠自己拿出本能，捉魚來吃。並且，多久不見清澈的流水了，在它裏面照照自己的容顏應該是歡喜的。可是，這並不然。牠已懶於向水裏伸嘴了。只是靠近我們站着。當我們回家的時候，也蹦蹦着跟回來。牠簡直是有

了依賴心，習於安逸的生活了。

我們始終不曾聽到牠長唳一聲，或做起舞的姿勢。牠的翅膀雖已痊癒，可是並沒有飛颺他去的意思。一天舅父到我家裏，在園中看到我們豢養着的鶴，他皺皺眉頭說道：

「把這長腳鶯鶯養在這裏幹什麼？」

「什麼？長腳鶯鶯？」我驚訝地問。

「是的。長腳鶯鶯，書上稱爲「白鶯」的。唐詩裏「一行白鶯上青天」的白鶯。」

「白鶯！啊！我的鶴！」

到這時候我才想到牠怪愛吃魚的理由，原來是水邊的鶯啊！我失望而且懊喪了。我的虛榮受了欺騙。我的「清高」，我的「風雅」都隨同鶴變成了鶯，成爲可笑的題材了。舅父接着說：

『鷺肉怪腥臭，又不好吃的。』

懊喪轉爲惱怒，我於是決定把這騙人的食客逐出，把假充的隱士趕走。我拳足交加地高聲逐牠。牠不解我的感情的突變，徘徊瞻顧，不肯離開，我拿竹箠打牠，打在牠潔白的羽毛上，牠才帶飛帶跳地逃走。我把牠一直趕到很遠，到看不見自己的園子的地方爲止。我整天都不快活，我懷着惡劣的心情睡過了這冬夜的長宵。

次晨踏進園子的時候，被逐的食客依然宿在原處，好像忘了昨天的鞭撻，見我走近時依然做出親熱樣子。這益發觸了我的惱怒。我把牠捉住，越過溪水穿過溪水對岸的松林，復渡過松林前面的溪水，把牠放在沙灘上，自己迅速回來。心想松林遮斷了視線，牠一定認不得原路跟縱回來的。果然以後幾天內園子內便少了這位貴客了。我們從此少了一件工作，便清閒快樂起來。

幾天後路過一個獵人，他的槍桿上掛着一頭長腳鳥。我一眼便認得是我們曾經養的鷺，我跑上前去細看，果然是的。這回彈子打中了頭頸，已經死了。牠的左翼

上赫然有着結痂的創疤。我忽然難受起來，問道：

「你的長腳鷺鷥是那裏打來的？」

「就在那松林前面的溪邊上。」

「鷺鷥肉是腥臭的，你打牠幹什麼？」

「我不過玩玩罷了。」

「是飛着打還是站着的時候打的？」

「是走着的時候打的。牠看到我的時候，不但不怕，還拍着翅膀向我走近哩。」

「因為我養過牠，所以不怕人。」

「真的麼？」

「牠左翼上還有一個傷疤，我認得的。」

「那末，給你好了。」他卸下槍端的鳥。

「不要，我要活的。」

「胡說，死了還會再活麼？」他又把牠掛回槍頭。

我似乎覺得鼻子有點發酸，便回頭奔回家去。恍惚中我好像看見那隻白鷺，被棄在沙灘上，日日等候牠的主人，不忍他去。看見有人來了，迎上前去，但牠所接受的，不是一尾魚而是一顆子彈。因之我想到鷺也是有感情的動物。以鶴的身份被豢養，以鷺的身份被驅逐，我有點不公平罷。

## 虎

鄉間過年，照例要買盞燈籠，上面寫上住宅的堂名或是商舖的店號，這些雖屬瑣屑，但也是年終急景的一種點綴，這習慣至今沿襲着。做孩子的時候，就渴望着父親能買一箋燈籠回來，上面寫着本宅的堂名，和別人的一樣。而父親提回來的，雖是漂亮的紗籠，燈上題的却連「陸」字的影子都沒有，老是「山房水月」四個大字。父親說，這四個字代表四種景物，正合鄉居風味，同時還誇這幾個字寫得好，好像得



之不易似的。我心中大不以為然，爲什麼不寫個堂名呢？我可不知道叫作什麼堂？廳上也沒有匾額。

舊歷新年的時候，人們便快樂起來，就是乞丐，也翻出各種花樣，用他們的笑臉和討彩換取布施，人們的施捨也特別豐厚，並且對他們換了尊稱。例如搖錢樹的，狗搗米的，掃掃地的，我們都叫做「佬」；尤其是對於一種打卦定吉兇的，我們稱之爲「先生」，因爲他也識得幾個字。看到打卦先生上門，看他搖搖擺擺，正正經經，口中唸唸有辭，手裏搬弄着兩塊木卦，便非常有趣。每年在同一時候，打卦先生站在灶間門口咕嚕了一大陣之後，插着問：

「尊府貴姓啊？」

「陸。」祖母好像熟悉他的每一字句，早就預備好了這個單字，在適當的時間填入他滔滔的語流中似的。

「貴府堂名啊！」有時這樣問：

『沒有。』總是這樣回答。

一次父親恰巧在旁，便搶着說。

『辟虎堂。』

打卦的茫然不知所措。因為這名字來得生疎而奇突。但也將就糊裏糊塗唸下去，把手中的木片東南西北拋擲了一回，說些吉利話，要了施捨而去。父親那天似乎特別高興，在打卦先生去後，走進房中，隨手拿出紅紙和筆硯，他先研起一池濃墨，把紙褶出方格，然後展開，平舖在桌上，揮筆寫出『辟虎堂』三個大字。又似餘興未盡，便諧義諧音地一連寫了『殢虎堂』、『一瓠堂』六個字。於是稍稍退後幾步，抱着手欣賞自己的書法。

『這幾個字怎讀法怎解釋呢？』那時我已讀書識字。但像這樣冷僻的字，還沒見過。

父親是嫌這堂名取得不佳呢，是從字義或字音上想到不吉的語句呢，還是怪

自己的字寫得不好呢，他忽然不高興起來，把墨瀋未乾的紅紙揉成一團，拋在紙籠裏。他並不向我解釋，以後也從未提起。

以後我想到父親偶然的題名應當是和虎有關的。在我的屋子背後曾經過一條虎。那是在一兩年前初冬的早晨，我一早醒來便聽見鄰居的一位堂房伯母在那兒哀哭。原因是她的心愛的牲畜和財產——一個小豬，夜間被虎銜去了。我們跑去看她養豬的所在，豬欄是築在廊前簷下，用竹蓆和稻草蓋搭就的，住在居室的外面，沒有關鎖。虎從矮牆跳進來，銜了小豬又從矮牆跳出去。虎把豬欄撞翻了，攔裏歪斜地倒着木條和玉蜀黍桿子之類。伯母一邊哭一邊慟，數說着她如何自己巴不得省一口食糧來喂這小豬，她疼愛牠賽過自己的兒女。爲貧窮壓彎了腰身的伯父則指手劃腳地在說着虎的來蹤和去跡，在泥地尋覓牠的腳印。他們蹤跡牠的腳印子，終於落到我家的後園，越過一個荊棘叢，直到溪邊去了。當時我也跟着大家找腳印子，人們說什麼『梅花印子』啦，『碗口大小』啦，我則並沒有清晰的印象，只

是人云亦云，作算是自己曾看到過的罷了。這事發生之後，大家都說「虎落平陽」是年荒世亂的預兆。原來秋季已經歉收，人心便惴惴不安，擔憂冬季日子不好過。他們一面誥誡孩子，一面束緊肚皮，極力節省，作渡冬的準備。冬天終於過去了，虎也不會重來，伯母又從針黹積得零錢，再買一隻小豬來了。

父親心裏所辟的「虎」是否這一隻有形的「虎」？還是別的使農村貧窮的無形的「虎」呢？也許是另一回事。那是更久遠了，我出世還不久，母親只有二十多歲，正當豐盛的年齡。我家會弄到一隻虎。這是祖父和他的同年們在山上打得的，還是別人打得的，不得而知。我從幼便天天看到懸在廊前的一顆虎的頭骨。這骨頭，同着兩把銅錢劍，被人家搬來搬去，當作鎮邪的東西。譬如什麼人着妖精迷了，夜裏化作女子來伴宿啦，什麼人在野外歸來，驟然得病啦，便把這兩件法寶借去。憑着猛虎生前的餘威和銅錢劍上歷代帝王的名號，壯了病人的胆，因而獲得痊癒的事也許不是沒有，這虎頭和銅錢劍便愈走愈遠，不知下落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私塾師

今年的春天，我在一個中學裏教書。學校的所在地是離我的故鄉七八十里的山間，然而已是隣縣了。這地方的形勢好像畚箕的底，三面環山，前一面則是通海口的大路。這裏是天然的避難所和游擊戰的根據地。學校便是爲了避免轟炸，從近海的一個城市遷來的。

我來這裏是太突兀。事前自己並未想到，來校後別人也不知道。雖則這地方離我家鄉不遠，因爲山鄉偏僻，從來不會到過。往常這一帶是盜匪出沒的所在，所以如沒有什麼要事，輕易不會跑到這山窩裏來。這次我來這學校，一半是感於辦學校的師友的盛意，另一半則是因爲出外的路斷了，於是我便暫時住下來。

這裏的居民說着和我們很近似的鄉音，房屋建築形式以及風俗習慣都和家

鄉相仿。少小離鄉的我，住在這邊有一種異常親切之感。倘使我不是在外間羈絆着許多未了的職務，我真甘愿長住下去。我貪羨這和平的一個角落。目前簡直是歸隱了，沒有訪問，沒有通信，我過着平淡而寂寞的日子。

有一天，一位同學走進我的房間，說是一位先生要見我。

這使我很驚訝。在這裏，除了學校的同事外，我沒有別的朋友。因為他們還不會知道我。在這山僻地方有誰來找我呢？我疑惑着。我搜尋我的記憶，摸不着頭腦，而這位先生已跨進來了。

他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一瞥眼我就覺得很熟識，可是一時想不起來。我連忙讓坐，倒茶，遞煙，點火，我借種種動作來延長我思索的時間，我不便請教他的尊姓，因為這對於素悉的人是一種不敬。我仔細分析這太熟識的面貌上的每一條縐紋，我注意他的舉止和說話的聲音，我苦苦地記憶。忽然我叫起來。

「蘭畦先生！」

見我驚訝的樣子，他緩慢地說：

『還記得我吧？』

『記得記得。』

我們暫時不說話。這突如的會面使我一時找不出話端，我平素是那麼木訥。我呆了好久。

蘭畦先生是我幼年的私塾師。正如他的典雅的別號所表示，他代表一批『古雅』的人物。他也有着『古雅』的面孔：古銅色的臉，端正的鼻子，整齊的八字鬚。他穿了一件寬大的藍布長衫，外面罩上墨布馬褂。頭上戴一頂舊皮帽，着一雙老布棉鞋。他手裏拿了一根長煙管，衣襟上佩着眼鏡匣子——眼鏡平常是不用的——他的裝束，是十足古風的。這種的裝束，令人一望而知他是一個山裏人，這往往成爲輕薄的城裏人嘲笑的題材，他們給他一個特別的名稱『清朝人』，這便『遺民』的意思。

他在我家裏坐館，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我想起私塾的情形，恍如隔了一整個世紀。那時我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父親把他的希望和他的兒子關在一起，在一座空樓內，叫這位蘭畦先生督教。我過的是多麼寂寞的日子啊！白天不准下樓，寫字讀書，讀書寫字。蘭畦先生對我很嚴厲：破曉起床，不洗臉讀書；早飯後背誦，點句，讀書，寫字；午飯後也是寫字，讀書；天黑了給我做對仗，填字。夜間溫課，熬過兩炷香。我讀着佶屈聱牙的句子，解說着自己不懂而別人也不懂的字義。蘭畦先生有時還無理地責打我，訶斥我，我小小的心中起了反感和憎恨。我恨他的人，恨他的長烟管，恨他的戒尺，但我最恨的是他的硃筆，它點污了我的書，在書眉上記下日子，有時在書面上記下責罰。於是我便把寫上難堪字樣的書面揉爛。

自他辭館後，我立意不再理睬他，不再認他做先生，不想見他的面。真的，當我從外埠的中學唸書回來，對於他的嚴刻還未能加以原諒。

現在，他坐在我的面前，還是那副老樣子。二十多年前的老樣子。他微笑地望着，

望着他從前責打過的孩子。這孩子長大了，而且也做了別人的教師。他在默認我的面貌。

「啊，二十多年了！終於我說了出來。」

「二十多年，你成了大人，我成了老人。」

「身體好麼？」

「窮骨頭從來不生病。我的父親還在呢，九十左右了，仍然健步如飛。幾時你可以看到他。」他引證他一家人都是有極結實的身體。

「真難得。我祖父在日，也有極健康的老年。」我隨把他去世的事情告訴他。

「他是被人敬愛的老人。你的父母都好麼？」

「好。」

「姐妹們呢？」

「都好。」

他逐個地問着我家庭中的每一人。這不是應酬敷衍，也不是一種嚕噓，是出於一種由衷的關切。他不復是嚴峻的塾師，倒是極溫藹的老人了。隨後我問他怎樣會到這裏來，怎會知道我，他微笑了。他一一告訴我，他原要到離此十幾里的一個山村去，是順路經過此地的。他說他是無意中從同學口裏聽到我在這裏教書，他想看看隔了二十多年的我是怎個樣子，看看我是否認得他。他說他看到我很高興，又說他立刻就要動身，一面站起來告辭。

『住一兩天不行麼？』我挽留他。

『下次再有機會，現在我得走。』他伸手去取他的隨身提篋。

我望着這提篋，頗有幾斤重量，而且去那邊的山嶺相當陡峻，我說：『送先生去吧。』

『不必，不必。你有功課，我自己去。』他推辭着。他眉宇間却露出一種喜悅，是一種受了別人尊敬感覺到的喜悅。

我堅執要送他。我說好久不追隨先生了，送一程覺得很愉快。我說我預備請一點鐘假，因為上午我只有一課。隨時可補授的。

窗外，站着許多同學，交頭接耳地在議論些什麼，好像是猜測這位老先生和我的關係。

我站起來，大聲地向他們介紹，說這位是我的先生，我幼年的教師。他現在要到某村去，我要送他。我預備請一點鐘假。

同學中間起了竊竊的話聲。看他們的表情，好像說：『你有了這樣的一位教師，不見得怎麼光榮。』

於是我又向他們介紹：『這是我的先生。』

我們走了。出校門時，有幾位同學故意問我到那裏去，送的是我的什麼人，我特地大聲回答，我送他到某村去，他是我的先生。

路上，我們有着瑣碎的談話。他問起我：

「你認得×××麼？他做了旅長了。」

「不大認得。」

「××呢，他是法政大學畢業的，聽說做了縣長。」

「和我陌生。我沒讀過法政。」

「××，你應該認得的。」

「我的記性太壞。」

「××，你的同宗。」

「影象模糊，也許會過面。」

「還有××？」

「只知其名，未識其面。」

「那末你只記得我？」

「是的。記得先生。」



他微噓一口氣，好像得到一種慰藉。他知道，他是被人遺忘的一個。很少有人記得他，尊敬他的。他是一個可憐的塾師。

『如果我在家鄉住久些，還想請先生教古文呢。從前唸的都還給先生了。』我接着帶笑說。

『太客氣了。現在應該我向你請教了。』

這句話並沒有過分。真的，他有許多地方是該向我請教了。當他向我訴說他家境的寒苦，他仍不得不找點糊口之方，私塾現在是取消了，他不得不去找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他不得不丟開四書五經，拿起國語常識；他不得丟下紅硃筆，拿起粉筆；他不得不離開板凳，站在講台上；他是太老了，落伍了，他被人家輕視，嘲笑，但他仍不得不忍受這一切；他自己知道不配做兒童教師，他所知道的新智識不見得比兒童來得多，但是他不得不哄他們，騙他們，把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告訴他們；言下他似不勝感喟。

『現在的課本我真弄不來。有一次說到「咖啡」兩字，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只就上下文的意義猜說「這是一種飲料」，這對麼？』

『對的。咖啡是一種熱帶植物的果實，可以焙製飲料，味香，有提神的功用。外國人日常喝的，我們在外邊也常喝的。還有一種可可，和這差不多，也是一種飲料。』

『還有許多陌生字眼，我不知怎解釋也不知怎麼讀。例如氣字底下做個羊字，或是丕字，金旁做個鳥字或白字，這不知是些什麼東西？』

『這是一些化學名詞，沒讀過化學的人，一時也說不清楚，至於讀音，順着半邊去讀就好了。』

他感慨了。他說到他這般年紀，是應該休息了。他不願意坑害人家子弟，把錯誤的東西教給孩子們。他說他寧願做一個像從前一樣的塾師，教點幼學瓊林或是書

經詩經之類。

『先生是應該教古文而不該教小學的。』我說。

『是的，小學比私塾苦多了。這邊的小學，每星期二三十點鐘，一年的薪金只有幾十塊錢，自己吃飯。倒不如坐館舒服得多！』

我知道這情形。在這山鄉間，小學仍不過是私塾的另一個形式。通常一個小學只有一個教師，但也分成好幾年級，功課也有許多門：國語，常識，算術，音樂，體操等。大凡進過中學唸過洋書的年輕人，都有着遠大的夢想，不肯幹這苦職業，於是這被人鄙視的位置，只有失去了希望的老塾師們肯就，我的先生，自從若干年前私塾制廢除後，便在這種『新私塾』裏教書了。

『現在你到××幹什麼呢？』我還不知道他去那邊的目的。

『便是來接洽這裏的小學位置喲！』好像十分無奈似的。忽然他指着 my 頭上戴的帽子，問：

『像這樣的帽子要多少錢一頂？』

『大約五六塊錢。』我回答。

「倘使一兩塊錢能買到便好了。我希望能夠有一頂。」

「你頭上的皮帽也很合式。」我說。

「天熱起來了，還戴得住麼？」

說話間我們走了山嶺的一半。回頭望望，田疇村舍，都在我們的脚下。他於是指着蟠騰起伏的峯嶺和點綴在綠色的田野間的像雀巢般的村舍，告訴我那些村莊和山嶺的名字。不久，我們蹙過了山頭，前面，在一簇綠色的樹林中顯露出幾座白堊牆壁。『到了。』他對我說，他有點微喘。我停住脚步，將手中提篋交給他，說我不進去，免得打擾人家。他堅要我進去吃了午飯，走，我固執地要回校。他於是吐出他最後的願望，要我在假期中千萬到他家去玩玩，住一宿，談一回天，於他是愉快的。他將因我的拜訪而覺得驕傲。他把去他家的路徑指點給我，並描出他屋前舍後的景物，使我便於找尋，但我的腦裏却想着他所說的帽子，我想如何在冬季前寄給他。它應是如何顏色，如何大小，我把這些問得之後，回身下山走了。

我下山走。我心裏有一種矛盾的想頭：我想到這位老塾師，又想到他所教的一批孩子。『他沒有資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權利。』我苦惱了。我又想中國教育的基礎，最高學府建築在不健全的小學上，猶如沙上築塔——我又連想到許多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忽然聽到腦後有人喊。

『喂，向左邊岔路走哪。』

原來我信步走錯了一條路。這路，像個英文的Y字母，來時覺得無岔路，去時却是兩條。我回頭，望見我的先生，仍站在山頭上，向我揮手。

『我認識路的，再見，先生。』我重向他揮手。

## 獨居者

現在我很懊悔無意中發現了C君的秘密，一個人在孤獨時的秘密。這是一種痛苦，他原先緊緊藏着，預備留給他自己的，我不意中知道，這痛苦乃交给了我。他自己還不知道這回事，實際上另外有個人在分擔他的痛苦了。聽說有一種管神，專給人家作祟的。但作祟的工作要在秘密中進行，譬如一個人在單房暗室，獨處的時候，這管神使用各種威脅引誘，弄得他害病爲止。萬一這作祟的工作被一個闖入者發見了或道破了，這管神便捨掉原先想害的人，轉向闖入者糾纏，將禍害架給後者。我碰到的正是這種情形。當我發現了他深自掩藏着的痛苦，我也要替他分負的了。

要說我爲什麼把這回事放在自己心上？我不知道。只好怪我自己了。要說他有什麼痛苦，爲什麼痛苦？我也不知道。這是一個謎。痛苦是往往說不出的。好像挨了毒

打，渾身疼痛，却摸不着痛處。C君是一個奇特的人！他是屬於幸福的一羣呢？還是屬於不幸的一羣呢？我不能下斷語。要論斷某一個人，總得自己的見解智慧比人高出一籌，方得中肯。正如景色的眺望者，從高處往下看，方見全景；若從卑處往高看，所見結果一定不對的。我對C君的觀察是從卑處往高看罷，我的敘述也許是不對的。也許他不似我所猜想的，根本沒有什麼痛苦，這一切倒是我自己的幻覺，這也難定。總之，說他有點奇特，不算過分罷。

C君是我的朋友。我們認識有許多年頭了。他給我最初的影象是一個可愛的，快樂的，和藹的青年人。他服裝穿得乾淨，鞋帽整齊。他的頭髮總是剪得齊齊的，兩旁梳開，披在額顛邊，中間顯出一條肉路。他的臉端正，端莊的表情浮在端正的臉上，有一種沒有矜伐的厚道。他有明淨的眼珠，不常直視人，偶然碰到別人的眼光在他的臉上搜索的時候，總是微微一笑避開。他鼻子方正，鼻準微平。嘴也搭配得大小適宜，嘴唇略厚一點，這使他的臉減損一分秀氣。他會說話，不大流利，可夠表達；顯然是練

習出來的。他的臉顏微嫌瘦削，照他的骨架子，應當更豐滿些。總之，他是一望而知的沒有受過生活鞭撻的人，在一個陌生人的眼中，正如一般生活優俗的人，往往多受人們尊敬。

從他對人和做事的態度看來，他是一個熱情的沒有自私的青年。他對朋友極誠懇，做事認真負責。他的信念極堅定，在他的眼前永遠閃現着美麗的希望。他不頹沮，不懊喪，臉上心裏總是浮着微笑的。他從沒有對任何事失去忍耐，對任何人抱怨責備；他忙，但頗有點閒情。有一次我見他照畫報上的樣子在剖剔一個水仙球莖，弄了好幾鐘頭，似乎沒失去耐性。

我們時常在一起，散步談天。我們談到粗俗的，猥褻的，平凡的，崇高的，他很坦白，很少隱藏，因此我也約略知道他的身世，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一切都沒超人或異乎常人的地方。他正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為理想的工作者。

但是當我發現他有一種愛好獨居的性情的時候，我漸漸覺得他有點奇特。他



的工作（我想對他的工作性質的說明是不必要的。世界上，那種工作最高貴最重要，而那一種又不重要的，無價值的，我想沒有人能夠品評）使他和人們親近，同居處，同飲食。但他總是單獨住一個房間。他從不肯留一個朋友在他房裏住宿。他好像是潔身自愛的女子，不讓別人佔用她的閨闈。當有一次一位從遠道來的友人來望他，那友人找不到別的宿處而又疲倦了，打算在他房裏過一夜，他陪他坐到夜深，最後，站起來說道：『我房裏沒留過客人，我要保持這記錄，我陪你上旅館去。』友人顯然有點慍色，但他還是曳着友人上旅館去了。這事後來那友人告訴我好多次，說他是有一點不近人情似的。

他住的房間陳設簡陋，但他守住這簡陋的房間，像野獸守住牠的洞穴，不願意別獸闖入。我對個人的癖愛頗能諒解。像他這樣的人，也許爲了工作性質的關係，也許爲了讀書研習的關係，不願別人打吵他，是說得過去的。我會有個時期和他同住在一所公共的建築內，同處在一個屋頂下，但我們仍舊保持着各人的生活習慣。因

爲我們有着不同的職業。我白天出去，晚上—早就睡了。他到夜深睡，早晨起床比較遲。有時候我們是數天不見面的。

一天的夜裏我發現了他子身獨處的原因。願他原諒我，我是無心的。我看取了他的秘密，却無法把它交還原主，這使我時時引以爲憾。我不是好奇的。這發現屬於偶然，至今我還是懊悔那一次的闖入。

那是一個有月亮的夏季的晚上，夜深使一切喧囂歸於靜寂。我這夜特別比平時睡得遲，正預備熄燈睡的時候，突然想起一件東西遺在C君的房裏，想立刻得到它。我想他是已經睡了，爲了不驚擾他，我悄聲走過去，我躡着脚步走近他的房間。他的房門沒有鎖，被午夜的風吹開，留着一條闊縫。我一腳踏進去。鬚鬚眼前一個異景，怔住了我，我幾乎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C君在做什麼啦！他跪在自己床前的地上，頭伏在臂裏，好像在作祈禱。從窗口斜射進來的月光把室內照成一種淡淡的暉明，他雖則跪在暗裏，我却清楚地能夠辨別他額上流着汗，臉孔是嚴肅而神秘的，一

種不勝苦楚之情。這使我想起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亞園中的祈禱：『汗珠大如血點，流在地上。』一種在苦杯前躊躇的惶悚。C君也好像是在推開一個苦杯而又準備接受。他全神灌注地沉在默念中，好像在一種不可見的神前懺悔，又好像是一個爲熱情所燃燒的男子在冷若冰霜的女子面前懇求，一種祈求幸福或是向幸福辭謝的神情……我幾乎失聲喊了出來，一種神秘的力量使我嚥住。我悄悄退出，站在外面，從門隙中望他繼續的動作。約摸過了四五分鐘，他慢慢地站起來，走向窗口，面朝月光把手徐徐舉起，好像迎接從月光中降落的天使似的。隨後又把手垂下，向後摸索着床架，扶在上面，臉仍不回過來，這樣站着好久好久。我只能從他偶然偏過來的臉望見那上面的神秘的似乎痙攣的表情。『他是被痛苦噬噬着，』我忽然想到，於是迅速地跑回我自己的房間，忘記了適纔去他房裏的目的，我熄了燈，躺在床上，輾轉了好久，我細細分析他平時的見解和行爲，一絲也沒有異樣。但漸漸我從他偶爾流露的片言隻語裏，好像發覺他是懷着什麼痛苦。

那也是和他相識不久的時候，我們已有時常談天的習慣，我坐在他房裏，我們縱談着各種瑣事，討論着許多問題。我們談得很有興趣，這時他手中揉弄着一條領帶。我想到一個友人，愛把領帶當作褲帶束在腰間，於是我說：

「你知道領帶還有什麼別的用處麼？」

「哈哈。」

「猜得着嗎？」

「哈哈。」

我不耐煩地就把我的發現告訴他。說是領帶當褲帶是適宜的。長短闊狹都好，只是一端太寬了些。

「還有一個用途。」他補充說。

「什麼？」

「哈哈。」他不說下去了。

但是一轉想我也猜到了。那是上吊用的。當時我覺得這傢伙腦筋古怪，怎會想到這上面來呢？但是他那快活的笑聲，立刻把我思想的陰雲打散了。

我從來不曾聽到他悲觀的論調。但有一次一個友人頌讚『生的歡喜』『生的美麗』說：

『生是多美麗啊！我便從來沒想到自殺過。』

『謊話！』好像聽見C君自言自語。但他立刻用快活的聲音接着道：

『是的。生是美麗的。』

誰能夠解釋他身上的矛盾呢？誰能夠看出他極快活的表面底下潛藏着一個痛苦的靈魂？他有希望的光明，却又有失望的暗影；他有快樂的外表，却有憂鬱的內心。他好像是一池深深的潭水，表面平靜光滑，反射着美麗的陽光，底裏却翻湧着渦卷的伏流。有人留心到海面麼？渦流最急的地方往往表面上顯出異常光滑。C君的心境便是這樣子。令人費於索解了。

我想從他自己的口中和別人的口中探聽他是否受過什麼大刺激，譬如失戀等情事，答案都是否定的。受過良好的教育，正如有着進步思想的人，他是自由主義者，他反對宗教，反對權力，反對加在人類身上的經濟的和思想的一切桎梏，那末他爲什麼那樣苦苦地祈禱呢！簡直像一個虔誠的教徒！爲什麼他想到『死』呢？想到人們認爲罪惡而自己也認爲罪惡的『自殺』呢？這一切都是謎。他是在割捨一種人性上離不開的東西呢？他是不是憑他那嚴刻的內省，在替他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覓取一種道德上的支持？好像他發現了一種理想，而又懷疑着，又給自己的懷疑解釋，而這解釋又不能使自己滿意，他想抓住無定形的理想，而又抓不住，因而顯得痛苦呢？這一些，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會明白。

於是我發現他平時樂觀的態度倒是一種悲哀的掩飾了。嗣後每次他和我談話的時候，我我不禁想起他夜晚苦苦跪着的樣子。『他苦苦地製造了一個希望，一個理想，來扶掖自己。』我總這樣地想。他是天生的有憂鬱性格的人，却人爲地在憂